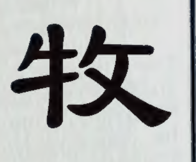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卷之二十五目

守正上

董仲舒　魏朗

貢禹　嚴彭祖

張禹　陸康

孔融　張磐

荀淑　樂運

辛琛　沈慶之

江革二見　楊達

王羆　竇瑗

李幼廉　石曜

榮毗　敬肅

吳良　王承

臨川王映　殷羨

劉湛　韓延之

蘇良嗣　戴就

蕭引　劉齊賢

顏眞卿二見　張無擇

裴寬二見　李繪

陳泰　何澤

牧津卷之二十五　守正上

明山陰祁承㸁輯

董仲舒

董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是時公孫弘希世用事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舒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

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

以禮義匡王不難、使敬憚爲難、即此爲格心、

魏朗

魏朗少爲縣吏、爲兄報仇亡命、後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受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爲相國、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

爲九眞都尉、到官、獎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徵拜議郎、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爲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爲尚書、會黨議免歸、

公忠亮直、朗可不愧、然不免爲兄仇之故而甘作亡命、何耶、豈友于之愛不可解、抑傷心之恨無所雪乎、余每謂我朝之政尤軼前代者、在麗辟一事、殺人者辟、國法嚴明、何必報仇、乃能償死、所以生殺之權、盡

在上而不在下民歸禮法此其一端

貢禹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官府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貢少翁以免冠何可復一去明志乃終爲御史大夫數言得失廉直爲天子所憚人生亦何必兢兢此進賢也

嚴彭祖

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容，苟求富貴乎，竟以太傅官終，

經誼誠高，故不嫌爲宰相，卽不宰相，于經

誼無損也、彭祖侃侃自信、眞不愧經明行修之士、

張禹

張禹、建初中、爲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多所明舉、

察究理枉、深幽畢到、子胥有靈、正當默啓

陸康

陸康祖續父襃皆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往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

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責在愛民、皆從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

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

靈帝時，政事所當言者，固不止此，乃民田畝斂十錢，尤爲瑣陋，

孔融

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爲計掾，彭璆爲計吏，邴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其美，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原獨不

言，融謂原曰，君意謂何，原對曰，明府于其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其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則引而方之于子，憎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其生于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其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

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勔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于其言出乎身、行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乎、勔斂容謝之、

人之貞邪、故無定質、國之用舍、亦無定衡、

要以乍佞乍賢、必其知人尚無其鑒、若以

作好作惡而漫無主持、又其下矣、邴原之箴孔融、可爲任情用舍者藥石、

張磐

張磐爲交州刺史、時羌賊胡蘭餘黨、南走蒼梧、荊州刺史度尚懼爲已負、乃僞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自齊甲胄涉危

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逝還乘、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尚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

雖以一腔憤鬱，不能自手，然亦特會赦見
原，功罪不致終枉，

荀淑

荀淑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
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
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
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
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閒
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

荀季和㝠不愧賢良方正之舉但閒居養志安得產業每增以贍宗族知交乎

樂運

樂運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幸同州召赴行在所旣至謂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

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後宣帝昏暴、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元巖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從之、運因獲免、

以萬年丞不憚直言、爲京兆丞又何畏避、

辛琛

辛琛爲榮陽丞、每諫太守元麗、麗醉、輒令閉閤曰、勿使辛丞入也、後爲揚州長史、每諫折刺史、

李崇。崇多不納。後加南梁守。崇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慚色。

方正長史。固不易得。納方正之刺史。尤不易得。

沈慶之

沈慶之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
非此公力持正識、恐在省愈久則待轉愈
切、
江華
江華歷官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潯
陽太守、從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
爲屬城所憚、後爲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被敕
隨府王鎭彭城、城旣失守、汎舟而還、途經下邳、

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脚疾不拜，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華唾罵暅曰，卿荷國恩厚，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華厲聲曰，江華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後放華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

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月始見蘇武之節、後卒、謚強子、

江休暎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強子之謚、妙稱、

楊達

楊達有學行、歷官俱著能名、文帝平陳後、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越公眞有隻眼、

王羆

王羆爲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郡、俸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辭耳、

王羆之意、在不狥權貴、然求而不應、其柄在我、置一官于身外、而爲河西人作保障、不叓有益國家乎、辭而不拜、其意猶淺、

竇瑗

竇瑗、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淸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府相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及行晉州事、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

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于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啻黷此母之義罪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部臣所以致惑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旣于法無違於事非害宜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

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璞案法推正、甚見讐疾、官雖通顯、貧窘清尚之操、爲時所重

大槩是清操執持之士、而不屑諧世、

李幼廉

李幼廉少寡欲、出爲南青州刺史、祖孝徵求紫石英于幼廉、以其爲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

者、固請、與二兩、孝徵有言、幼廉問之曰、幼廉結髮從宦、誓不屈意求人、假欲相頓挫、不過遣向并州耳、

只不屈意求人、與少亦如多多許、

石曜

石曜爲黎陽守、刺史斛律武都過郡、令左右諷徵帛、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須出吏人、吏人之物、一毫不敢犯、武都笑不責

武都能容、亦自不俗、

榮毗

榮毗剛鯁有局量、楊素薦爲華州刺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越公能識楊達有君子心、又服榮毗有奉法之守、雖優僭之人、亦自不乏將相材、

敬肅

敬肅少以貞介知名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泰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佐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隷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于涿

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沮、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得此二語、九錫之榮、無以加此、

吳良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諂、

郡府勿受其賄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㾓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議曹鰒直或是正人但以無袴自言宜爲門下掾所部

王承

王承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性簡貴有風檢右衛朱异用事依暇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當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嘗指异門曰此中輻輳

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東陽耳、小東陽、承弟幼也、

當今羅雀之門、乃故多大小東陽耳、

臨川王映

臨川王映、任宋爲兗州刺史、留心吏事、令行禁止、高帝踐祚、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嬴、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賈客尚未劉民

殷羨

殷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共致書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

今爲致書郵、政惟恐浮沉耳、

劉湛

廬陵王義眞出爲南豫州刺史、劉湛爲長史、義眞出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眞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焌酒炙車螯、湛正色

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旣至、湛因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湛眞能以禮處人、

韓延之

韓延之爲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錄事、有才幹、帝未至江陵、密書招之、延之報曰、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國家蒙賴、推德委誠、故事每詢仰、來示有云、虛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代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抱仁者矣。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受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潭濁，當與臧洪共游地下，不復多云。帝覽書，甚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

遐之推戴平西，求便爲從正，然人各爲其主，正所謂事人當如此矣。

蘇良嗣

蘇良嗣爲荊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竹，

植於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囚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遂果爲良嗣所怪，手詔慰喻，便令棄竹於江中，

因採竹中使，非素受知人主，不能爲，亦不可爲，

戴就

戴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

錢唐獄，幽囚考掠，五毒慘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于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飲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上安，安呼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宜申斷究毒、柰何
枉誣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
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汝、如蒙生全、
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節、即解械、更與深談、解
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

宇宙間乃有此鐵漢、○就之義烈、眞霄壤
所無、然亦須太守果能以死報國、而刺史
所奏贓罪眞枉、乃爲得之、不然、捐軀爲庇
奸、亦非烈士事、

蕭引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一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士君子但當計立身本末、亦不必計及免職與否、

劉齊賢

劉齊賢由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

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鷂、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

齊賢非捕鷂人、知臣莫若君矣、人臣致身事主、使人主如此敬憚、何地不可格天、

顏眞卿

顏魯公眞卿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于眞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魯公之對、似諷而實規、

張無擇

張無擇、永隆初、舉明經、調醴泉尉、改汴州參軍、會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無擇謂敬業其志雖壯、而其事不可爲訓、乃從李孝逸拒敬業、贊畫有功、遷華陰令、屬羅織獄起、無擇每以恤民爲己任、未嘗私附朋黨、民賴以寧、召爲司刑丞、適魏元忠與張昌宗廷辯獲罪、無擇上疏申理元忠之枉、張易之不快其剛直、謫嶺表、移饒州刺史、

父母相繼歿、負土結廬、三年不櫛、人稱其孝、

爲令能恤民、爲司丞、定不肯枉忠亮之臣、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舉拔萃、爲河南丞、遷長安尉、天寶初、自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虜酋也、與中人通、數目賄、寬法以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夏咸附、帝深加禮倚、林甫敦復等忌之、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

寬復坐親貶安祿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寬性友愛其爲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

裴寛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汚安得容通賄人受刺史生口乎賢奸不兩容寬之被貶寬之賢也但通敏人又能爲執法事更不易得

、李繪

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麇角鵲羽繪荅書曰鵲有六翮飛則冲天麇有四足走則入海

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

佞人、

語雖排調、意則峻絕、

陳泰

陳泰爲并州刺史、懷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付還之、

京貴人至以市牙相待、只不發封、猶未足快憤、

何澤

何澤舉進士、爲洛陽令、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于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

爲民强諫、乃潛伏草間、莊宗好恢諧、故亦以恢諧雜之、然其議論自正、

牧津卷之二十五 終

[illegible]之二十六目

[illegible]正下

范仲淹 二見　　李　及

程　顥 四見　　夏　竦 二見

張　問　　傅堯俞

王　育　　張昭及

劉　琮　　王師心

蕭　振　　王十朋

陳仲微　　劉　甲

王阮　宋嚴宗

葉知遠　申屠

海瑞　楊繼宗四見

吳昂　寇天敘

劉田　吳廷舉

郁山　王元敬

朱光霽

附關邪

張遼　陸敬叔

諸葛恪二見　蕭琛
葛祚　袁君正
陸昭符　裴粲
盧光　王鼎
孔道輔　蘇軾五見
王曾　程珦
沈遘　黃震二見
胡穎　劉初
張瑄　孫子秀

李夷庚　張昺

謝士元　高棊

王旦　季才元

李叔堅　傅弘業

牧津卷之二十六　守正下附閑邪

明山陰祁承㸁輯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仲淹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仲淹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乃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于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爲罷黜內侍云

文正疏言君側亦深慮乃爾乎

李及

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㝊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

小郡以自處而久爲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適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旣而德明亦不能傷時人服其操守

惟禮可以已人此語信然

程顥

程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熖震灼鄰邑兢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亦知顥廉正數往

來境上，竟不入，

此侍中亦大解事

夏竦

夏文莊公竦，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州俗尚巫，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一聽于神，以故饑渇死者不可勝計，竦索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朝廷因下令，江浙以南，悉禁絕之，

英公此舉甚正，江浙間今此風亦不減，司土者不可無英公之念，

張問

張問、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興、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罰言充常平助賑、語頗切直、累官正議大夫、問廉潔、嘗與州世衡善、問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世衡卒、其子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者三十年、朝廷命反諸种氏、

不阿新法、正也、不受遺田、廉也、可以持世

傅堯俞

傅堯俞、元祐間、知明州、有惠政、清直一節、始終

不渝。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力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世以新法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安石慍之，竟出之于外，初自諫官補郡，衆以法令有未安者，必所不從，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郡守知守法而已，嘗知徐州，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攷實，非堯俞所用，卒不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爲

人所難兼、吾于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撓、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

不附安石、不畀郡守、皆是清直中一節、然司馬文正之稱公、不如伯溫之言、更進一格、

王育

王育從太守杜宣、辟爲主簿、先是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太守杜宣辟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耶、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

萬年令炎京惡態、非王主簿何能爲太守

一舒忿、

張昭及

張昭及性剛毅、不畏強禦、故爲櫟陽主簿、陳堯咨莊僕恃勢、干縣政、輸賦不以時、昭及捕而杖之、堯咨聞而歎曰、張子一主簿、而能如此、他日當薦爲御史、使人召之、昭及竟不見、

不爲得御史地、不見更高于杖僕、

劉綜

劉綜知開封府、一日奏事畢、眞廟延之從容曰

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奏言，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于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當人主特達之眷注，而能截然以義自守眞可謂不以三公易其介

王師心

王師心初除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朱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除知袁州，

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逋租改衢州通判遷知洪州充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許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并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多賴以免會檜死事息召還除戶部侍郎

不獻羨餘以希檜意如此正人自能保護善類

蕭振

蕭振出知紹興府、改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從、以親老乞祠、提擧天慶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佚涉、鐫秩居湖州、尋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懽呼載道、振兩爲蜀守、咸行惠字、

死之日、民無老穉相與哭于道、

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至哉言乎、今天下移全體而實一肢、恐扁鵲亦當却步、

王十朋

王十朋初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時湖盜出沒其閒、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

故學基益其圖、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子
人、移知夔、饒民乞留、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
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
州、會七邑、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
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
邑宰皆感動、

不肯以學宅益宰相圃、自然爲天子愛養
百姓、

陳仲微

卜仲徵許黃田尉寓公有誦仲徵于當路一
授以薦牘者、仲徵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貧甚、一
竟逮其奴、寓公有怨言、仲徵還其牘緘封如故、
其人慚謝、終其任不敢擾以私、

仲徵受牘而藏之固佳、若不受其牘而令
寓公預飭其家奴更佳、○仲徵召入當輪
對、有祿餌可以釣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
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陸
況天下之英雄、如此氣槩人、肯受當路薦

牘、

劉甲

劉甲歷官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令决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改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吳曦之叛、遣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病、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知事李壁[illegible]且

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州、即日可瓦解矣、曦僭
王、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冑猶
以爲不然、及甲奏至、舉朝震駭、壁以甲帛書進、
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
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
蜀計、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
上奏待罪、詔趣還任、列上叛臣子孫族屬及附
僞罪狀、公論快之、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
賜衣帶鞍馬、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先是大臣

撫蜀者、請將事之、有所謂亙送禮、實賄賂也、甲
下令首罷之、凡丙增多田稅、甲命蜀吏討論、緜
一府計歲減錢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
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甲幼孤多難、毋病、刲
股以進、生平甞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
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是趙清獻一流人、非特忠實可嘉、其才具

亦自超、足履實地、居官顛撲不破者、惟

此四字、

王阮

王阮知撫州、韓侂胄宿聞其名、特命入奏、夜遣密客諭阮、誘以美官、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陛對畢、拂衣出、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歸隱廬山、

善乎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之言也、拂衣歸山、山高水長、王公有之、

宋巖宗

宋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畱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笑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唾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繇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卽日辭漕使行

伐國不問仁人、何以令因寺僧之致懇、幸有辭漕使一着、稍得自處之道、

葉知遠

葉知遠爲嵐谷令、其子私受巨室財、將誣人刼

掠罪，且及千家，知遠覺之，力爲明辯，并其子申于朝，遂免千家之罪，被釋者，競禱神爲知遠祈福，一年內，妻妾生二子，皆榮顯，

以一不肖子，累及千家，凡有血性，自當爲之申辯，

申屠致遠

申屠致遠爲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鎭從子玠節家故饒，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

致遠獄之得其情濬伏辜、玠節寃得雪、因懷金致謝、致遠怒絕之、後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桑哥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至湖廣、劾平章要束木、桑哥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逮天祥、時行臺遣御史按湖廣、咸憚之、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之、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爲之氣沮、後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卒、致遠清修苦節、家無餘產、生平恥事權貴、有書萬卷、號曰墨莊、

有清操、亦有骨力、

游忠介瑞

游忠介瑞、初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嗇、所産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崖複嶂、民易逃、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瑞初入署、例有公燕、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坐、搆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無何度田定稅、不使貧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

麥、稅蔬芥、旦夕取以自贍、時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笑之也、豐城鄢懋卿繇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維揚三臺使讌蕪之、費千餘金、鄢將往徽、齊雲牒所過郡邑供辦令甚峻、及淳安、瑞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且言汰侈不可爲、與小民不當床、言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三

令言是也藩臬郡守聞之股慄曰是憩令幾累我輩、

忠介公批鱗以攖明主易逆耳以忤邪臣難蓋炙手可熱之時舉國若狂正無奈有憩令幾累我輩者在、

楊公繼宗

楊公繼宗知嘉興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券附卷案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

此意可以攝解事之人、若恣肆而不畏法者、豈以磨勘爲意、

吳昂

吳昂授宜城知縣、宜城人弗善耕織、昂之邑當孔道、過客聞其清約、無敢勤館人、既三年、更新建、時宸濠方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寧藩大譟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率有激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

吾疑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民非有抗于大王也、愚者徇財以忘生、憎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曲諭、諸父老皆頓首惟命、寧藩獨怏怏、謂偏禨新建人、已而歲大饑、立抽稅法以賑、而全活者幾萬人、

邑令職當爲邑民請命、孩之一字、豈可輕以加人、故此際持執不難、而解散爲難、

寇天叙

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武宗駐蹕留都江彬鴟張所過率以重賄逭于禍守臣亦諷寇賂之天叙曰是實不能與其行賄敗節寧得禍何傷彬洶洶每務持違之屬有可行之事指畫利害與之抗論多所中止且羣賀彬生辰率行四拜禮天叙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天叙久無所得偵者竊謂天叙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天叙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謝豈可免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其他嬖幸亦因此

歛跡、若有需索、直沮之曰、俟面奏、與卿與爾莫敢誰何、一日、上親觀迎春天叙、啓具于郊外、備伏廊下、彬幸疾公、劾公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以是、

駕至畱都凡九月、費且不貲、一一出公經畫、而民不知、亦不爲困、

當武宗南巡、捐一身當百責之任者、揚之蔣恭靖、泗之汪青湖、與寇公鼎足而三、何一時之多名臣也、

劉田

劉田授元氏知縣爲治嚴明不阿權貴時劉瑾用事遣中貴人刺事畿內所至長吏皆郊迎謁及入元氏坐傳舍召令至田駕車擁容傳呼而入中貴不爲起田厲聲曰咄閹胡不爲長者下坐中貴大愕起呼其徒欲辱之田前提其一人擲堂下召吏縛送獄曰若刺事郡邑奉何詔旨吾上書請于朝中貴走白眞定知府知府大恐以千金爲謝不使知也時郡邑多獻生物元氏

人得白兎遊邑，條佐大喜，以爲奏嘗授賞，皆荷賀令，田笑謝之，乃置酒召丞尉博士飲酒三行，奉炙起爲客曰，諸君歟白兎炙否，此乃是也，丞以下，愕不能對，田笑曰，與諸君樂飲耳，令豈獻白兎者哉、

炙白兎行酒，此君豈故欲作此殺風景事當爾時，獻瑞紛紛，冀悳或以醒在位者乎

吳廷舉

吳廷舉初爲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字民，嘗毀淫

祠以其材作書院修學宮後有蜚語當道按之即竹木瑣屑不與錙銖官家有二子犯盜法並論死廷舉標其戶曰盜而生其少子後少子攺行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而存其後今門以盜辱不如死也吳爲撤之有慽廷舉者令自首賂令毀門表盜曰吾死分也不忍誣廉令稍遷成都同知亡何調松江上疏請修軍政二事廣東盜起兵部尚書馬昻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盜平之攺兼鹽法時劉瑾用事遣官來詣

省庫銀解京意在索羨廷舉第以額應解而羨其羨又劾太監潘忠二十罪逮繫詔獄考掠數日無所文致瑾矯旨荷校吏部門外謫戍鴈門踰月宥免爲民瑾誅召補雲南副使

盜不忍以誣廉令盜乃勝于修憾者矣

鄒山

鄒山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文忠公得上寵未艾于郡大起治第强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

嘗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
耶、且匝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
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
生、甫得一郡、而故與楫提有如他日相國聱君、
獨不爲門族計耶、笑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
有定分、即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然而歸、當
何所損、子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治
濕二年、以疾卒、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
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

非志節堅定不能爾、

王元敬

王元敬釋褐知許州、即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秉國名知人、于荆州尤極特選、于諸曹郎、特屬意元敬、曰願以吾郡、煩前許守、是時江陵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謙、反行侍坐、如大老、元敬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江陵子、趣以僮應、艴然起曰、公子即自貴、無求就試、

旣爲勸駕者、而奈何以僮辱士、明日、皇恐趨謝
始與之試、上爲江陵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
王千餘金、元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其宮
竟爽爲江陵宅、元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
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後江陵沒、言者以爲罪、更
奪宅爲廨、識者服其晰于治體、

士君子當首重立身、從立身起念、自不必
問其所仕之地、大小輕重無不一軌于正、

朱光霽初授重慶府通判、自奉清約、遇事有執持、一日監司發銀買簪、時方視篆、遂持銀入白曰、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監司怒且慚而寢、開府善詈人、府佐以下皆罹鞭笞、獨遇之以禮、退謂人曰、朱通判非常吏也、會有獄變、人危之、捕獲無遺、上官相顧稱其能、遷知綿州、州多勢家、私役州民、光霽悉禁之、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夫栽田者、霽問曰、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乃揭律令示之、其人不

悟而索愈固於是呼吏出罪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爲我田用其人曰恐不可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

拒造[illegible]

妙人

言莊而實玩拒裁田語玩而實莊

附闢邪

張遼

張遼爲桂陽太守、田中有大樹十餘圍、蓋地數畝、不生穀、伐之有赤汁六七斗、遼大怒、曰、樹老汁赤、如何得怪、復斫之、血大流灑、遼先斫其枝、上有空處見白頭公長四五尺、突出往赴遼、遼以刃格之、凡殺四五頭竝死、左右驚怖、遼怡然如舊、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此木石之怪、夔蝄蜽者乎、是歲應司空辟、侍御史以二千石

過鄉里、白日繡衣榮美、竟無他怪、

事出搜神記、語近于怪、然足爲拘忌者豁胷次、

陸敬叔

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物人頭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可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幸此公曾見白澤圖耳、

諸葛恪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恪令捋去故地、卽死、參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傒囊、彭侯、正須多讀書、喜記僻事、

蕭琛

蕭琛爲吳興太守、時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床幕爲神坐、公私

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以軛下牛充祭

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

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

何也。因遷之于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

叱咤之雄，不能不吞聲避席，正氣之磅礴

自爾。

葛祚

葛祚爲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爲妖怪，百姓

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

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嗟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

正能勝邪自是宇宙間定理無足爲怪

袁君正

袁君正爲豫章內史俗信巫覡有萬世榮爲巫師君正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訖取襦去神將送君君正使檢諸身于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

于市、一郡無敢行巫者、

事後之刑巫、不如事前之弗釀所著禱、不知何以與之豈君正在病憤中乎、

睦昭符

睦昭符、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驟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其事甚怪、其度甚常、

裴粲

裴粲爲膠州士人以旱勸禱海神粲憚違衆乃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

此等舉動頗涉任誕然借以聳詔事之庸民則可

盧光

盧光爲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

吉凶繇人，妖不自作，遂居之，光所乘馬，忽升廳登牀，南首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吉凶繇人，洞然，

王鼎

王鼎宰淶水縣，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共雅度亦自可人，

孔道輔

孔道輔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擊蛇細事耳、不足爲道輔重、而要以卓然不惑、其立朝之槩、已見于此、

蘇東坡

蘇軾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見一虎來噬、軾

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不軾、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走、

黃冠夜來之術、坡翁未必先知、因其自言、而隨機立叱、其奸自窮、後徽宗時、道人王老志復以此術見上、遂被恩渥、向非公之識定而轉機速、鮮不爲動、

王曾

王曾知應天府時京師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曾立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只是識力素定故不爲訛言所動自能定

訛

陳希亮

陳希亮知雩都有巫覡歲歛民財祀鬼謂之春

齊、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巫覡之惑民久矣、懲惑莫若嚴、希亮獨不爲峻法、與西門豹投河之意、寬嚴各有所用、而正大則過之、

程珦

程珦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

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主者俞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從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

潯守初投祠具于江識亦不弱惜爲逆流而上所動程公妙在復投不必論其順不順也○讙言佛光原無關係惟靜坐乃能

定讜、

沈造

沈造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即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須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脩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虵、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

一心民事者、一身之禍福、皆所不計、且不

肯媚人、而況肯媚妖、

黃震

黃震通州廣德軍、郡有祠山廟、每歲所費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迕迎神爲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持涼徼福者、震見之、責其自狀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待告神以免耳、杖之示衆、又有所謂埋藏會者、爲坎于庭、以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封鐍一夕、明失所在、震以爲妖、且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

司、悉禁絕之、

挽愚民之惑、惟在揭其肺肝、

胡頴

胡頴幼機警、中童子科、紹定間登進士第、歷官知平江府、所至、毀淫祠千區、以衡州有靈祠、命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敎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曰、以爲無、冀從而察之、是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illegible][illegible]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謝

傲僧昇蛇至、令之曰、爾有靈、當三日見怪、又果蕤然、送烹之、遷京湖總領材賦、顏正直剛果、切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疆禦、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顏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默然、

以爲無矣、從而察之、是疑其有、此君大有禪解、

劉初

劉初知邕州日、時當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

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初惡其惑衆，乃舁象投江中，亦無他異

處人心搖惑時，只一識力勝之，

張瑄

張瑄陞吉安知府，吉俗信鬼，歲刻木以像神，且冠裳聚衆，迎送以徼福澤，瑄禁之，勿聽，出過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

瑄遘亞疾、鄰之長老皆曰、神爲祟也、請復諸宇、執弗許、病亦尋差、

妙在遘亞疾而執弗許復、故里民之惑遂定、

孫子秀

孫子秀爲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遂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瘞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

似諱而勇、

李夷庚

李夷庚、天禧中、守明州、精于格物、嘗宴三江亭望夷舶、戲以荔枝殼、旋于酒杯、某舟亦旋、俄而舟定、夷庚謂客曰、此當有報、亟坐疊卓下、而閣舟印於上、俄有飛劒來、折印一角、遂起叱怒、沉殼杯中、夷舟亦沉焉、市有花樓神、郡守初至、皆謁奠、夷庚獨不屑、一日過其市、飄瓦中蓋、左右曰、此花樓神之靈也、夷庚曰、神果有靈、令雷毀

不靈其何在人有諫者力持毀之復浚東錢廣德二湖大典水利鄞民永沐其澤

事近於幻然花神樓之毀自正

張昺

張昺初治鉛山縣每有異政鉛俗尚鬼神邑中淫祠甚多禍福靈異祭獻者充斥於路昺曰靈財乏民莫甚於此盡毀之乃教民力勤稼穡以正人心時有羊角巫者能呪法立致人死前令時安待之畏禍惟謹其法書人年甲於木屑取

生羊、向糞道一擊之、羊仆人死、寓知之、勿發、蓋侯其犯、一日有老婦泣訴巫殺其子、寓受其詞、選勇銳者數人、令往捕之、時巫在山、已覺、謂其徒曰、今日縣有捕我者、徒曰、何不避之、巫曰、縣主張公、正人也、吾不能避、吾命盡矣、乃束手待縛、至杖百數、無損、反傷杖者手、寓釋其縛、謂曰、[illegible]咒杖者死、復咒之生、吾即宥汝矣、試之法[illegible]、遂收之獄、夜半、烈風飛石、屋瓦索索若[illegible]詞曰、此巫所爲、起而衣冠、焚香肅坐、詰旦、取

巫至庭時耆老士庶皆以巫爲神人咸請[illegible][illegible]咼不聽謂巫曰汝以邪術惑我吾以正法治汝何如巫叩首請死咼厲聲叱之巫忽墮珠一顆光燄燭庭又墮法書一帙如掌大咼取而置之案上乃會寮屬焚其書碎其珠于庭問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衆請舁出之咼曰何言之易也舁往瘞于獄中仍取大石壓之時暑月越三日啓視之腐矣巫害遂息

剬愚解惑全在上人識力何如咼自不以

利害禍福動心、所以巫之邪術、終無可入、

謝士元

謝士元擢建昌知府、尤惡邪術、南城民以腐鼠蒙一石像、置屋上、鴉聚而啄之、民陽驚、取之以爲神、趨者蝟集、士元碎其石于庭、乃止、復有女巫憑鬼物言禍福、士元欲究之、巫忽自言、吾畏謝公、吾去矣、遂如常時、有持券訟田者、遥吡之曰、此僞耳、僚佐問何以知之、笑曰、券紙新式、其所訟乃二紀前事也、訟者輸服、

辨僞券、更妙于辨腐屍、

高柴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君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苦諫恐擾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嘻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箠之、凡神像經文、悉焚之、搜得小箭、箇裹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漸平、還白大吏同、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

大凡除妖驅邪、惟有堅執不移、直窮到底之一法、蓋禍福之說、深入愚民之心、使非盡抉其邪術、使人洞曉、則疑根必不除、鼓之仍易動矣、此君之妙、在面浮滿而窮治益力、自謂以一身爲邪人除害者、信然、

王旦

王旦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一夕、守吏聞羣鬼嘯呼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公署每多怪異惟不聞不見者能消之

李才元

李才元知汝州時辰州貢冊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爲二雉闘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盜縣捕送州才元獨識其異故詠其寶免耕者始知砂能變化可謂異矣爲治貴多聞見

李叔堅

桂陽太守李叔堅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頊之、犬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掛之耳、犬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括此可令拘忌者胸中寬廣、

傅弘業

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

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昔子雲別鳥鼠，晏倩識騶虞，殆類之矣。

此君亦能博物。

牧津卷之二十六 終